

## 盛世修典

□胡 平

近两年常参加国家出版机构组织的一些出版扶持项目的评选活动,故而了解到目前图书出版方面一些重要工程的状况,总的感觉是兴奋。国家强大了,终于有相当财力投入文化建设与文化产品的对外译介了,这是一个令人感慨的历史进步。盛世修典,从“典”的繁荣,恰可看到“世”的昌盛。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文学典籍之一。作为“大系”,其规模达11卷7800页,仅仅收录黑龙江一省1946年至2005年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曲艺等方面的作品,可见其“专”。无疑,它不会成为畅销书,即便专家学者们作家中,出资购买它的人也不会太多,出版上无钱可赚。但是,我想说的是,从它的问世,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达。当年,《四库全书》也不过抄了7部,不曾获利一文,束之高阁,却象征了一个朝代的鼎盛。当然,《四库全书》也有问题,譬如就不肯收录戏剧和章回小说,这个缺憾,在今日各类文学“大系”中,是弥补了的。

中国当代文学是各地各行业文学的融汇,谈到一国的文学,便忽略了省际,这使得人们容易轻视省份文学典籍的价值。而实际上,地理和人文环境对于区域文学的影响是重大的,更何况,中国一个省份的疆域,约已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其文学特色更易于形成。研究这种特色,无论如何是发展区域文学优势的必经之路。不仅中国文学要有其特色,各地文学都应有其特色,文学才能繁荣。关于黑龙江文学的质地,冯毓云、罗振亚在《大系》导言中已有很精到的论述,我这里还想说,从最浅显的层次看,黑龙江的自然环境、居民性格和语言方式也足以构成那里文学成长的特殊面貌。

在《暴风骤雨》《林海雪原》《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额尔古纳河右岸》《赵一曼女士》等文学名篇中,我们领略到了那片黑土地上银装素裹、深山密林、千里无垠、风雪交加的壮景奇观。这是一片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环境背景时,背景下产生的

人物和故事也会不同。

黑龙江人的性格,被描绘为具有粗犷豪放的气质,质朴率真的品性,热情大方的特质,包容海涵的气度和风趣机敏的智慧,当然,也会有其弱点。这里的性格被称为文化性格,自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渊源,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生动类型。没有东北人形象的当代文学,会失色不少。

黑龙江的语言极富文学性,它接近普通话,平晓易懂;方言部分底蕴深厚,多数从字面上能解其意;许多谚语、俗语、歌后语内涵丰富,充满人生智慧。而东北语言的幽默诙谐,在全国或首屈一指,这使黑龙江的曲艺戏曲格外生动。在著名的“二人转”创作中,就产生过《王二姐思夫》,以及后来的《三只鸡》《二上山》《五块钱》等名作。小品方面,如果提到《招聘》《超生游击队》《打扑克》等作品,恐怕也是家喻户晓。

正因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黑龙江文学是很值得出版大系和加以系统研究的,各省实在都有编辑文学大系的必要。

黑龙江曾被称为“北大荒”,“荒”字容易给人留下文学遗产稀薄的印象,但通过“大系”我们可以了解,这块土地上,大约五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至金代其文化建设已“粗具规模”。“大系”的功绩之一是搜集了大量历史久远的民间文学杰作,如《秃尾巴老李》《伊玛堪》《摩苏昆》《女丹萨满》《少郎和岱夫》等。它们虽然不属于当代文学,但编辑进来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确证了黑龙江文学的根,说明黑龙江文学不仅是移民文学,也是土著文学。

“大系”不是文学史,却是文学史坚实的基础。中国当代文学需要逐步经典化,“大系”本身已经做了经典化的初步尝试,相当于评奖的初评。

赤叶这个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次翻开《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诗歌卷》,恰好第106页,迎面而来的便是《向远方》,写的是建井工程队工人生活与情怀——新的矿井建成了,工程队走向远方、新矿工来到建好的矿井,“声声鞭炮夹杂着汽车的吼叫/起伏的欢呼间和着相互的叮咛/矿山人就是如此质朴又深厚/总是为别人幸福而引以为荣!”诗句没有什么新奇,但联系起诗句描绘的那个火红年代所常有的场面和诗句背后的故事,给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而类似这样与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相呼应的诗篇,在黑龙江诗人笔下甚为常见。沙鸥所说:“我像看见了那些工友,怀着水蜜桃般饱满的快乐与热情,紧张地工作在炉旁。”(《太子河的夜》)。就是这样的激情,就是这样在远方而永远向着更远的远方的情愫,总是在不经意中重击着人们的心灵。黑龙江诗歌承继了我国诗歌沉郁、刚毅、蕴藉的传统,写出了多种生存条件下的坚韧,以及昂扬向上的情愫,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向远方的人们最热爱的是自己的祖国,“太阳会落下,/河水会干涸,/你——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却永远年轻,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上!”严辰的《国旗》奏响了共和国赞歌动人的旋律。难怪,梁南说他愿坚定地追随在祖国之后:“我不属于我,我属于历史,属于明天/属于祖国——花冠的头顶,风的脚步,太阳的心/从黎明玫瑰色的云朵穿过,向远方……这行进之音,恳切而深沉/像探索一样无尽……紧紧把祖国追随”(《我追随在祖国之后》)。因为伟大祖国的步伐、呼吸是那样地吸引、鼓舞着他的儿女。并且龙江人在祖国的怀抱里永远自信:“跌倒了,路依然坦荡/爬起来,头仍高高昂”(《郑成成〈生命之旅〉》)。

向远方的诗神是大气、粗壮、豪迈的,他们愿意把父亲作为诗歌中一个重要意象,充分彰显诗歌的阳刚特质。潘永翔如是说:“一个丰收的季节/颂词与挽歌/在父亲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松花江》),父亲是个永远向远方的战士、建设者、开拓者,正如王英文所言:“那天父亲把红旗的一角/为我系在脖子上/就离城走了”(《那以后的事》),每个有志向的龙江人都或多或少地承继着父亲的性格与命运,于是,我们看到白帆这样吟诵:“我在父亲身后摆着麦子/摆着摆着把自己也摆成了父亲/后来父亲像麦子一样被割倒了/麦芒和阳光在岁月的天空交相辉映/护送超脱的灵魂横渡天宇”,而在70后诗人姜超那里,对父亲的言辞显得更为悲壮:“毒日轰鸣着掀翻土地的血脉/我的故乡就这样丢了/影子摇晃的舞蹈里/首先是父亲/其次是写诗的我”(《我把故乡丢了》),父亲、故乡、诗、我,密切联系在一起,故乡不再,则父亲不再,诗情不再。

向远方的龙江人对爱情的抒发特别炽烈,1980年发表于《诗刊》第一期的林子的《给他——爱情诗十一首》是当代龙江爱情诗的代表,她的诗句有的堪称惊世骇俗:“所有羞涩和胆怯的诗篇/对他,都不适合/他掠夺了我的爱情/像一个天生的主人,一把烈火!”有的则优美蕴藉:“思念,是一条悠悠的小河/时间的帆船在上面漂过/当爱的春风往心坎上吹拂/就泛起了阵阵清波……”这样的诗句在当代文学中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刘云开的《一只鸟》这样婉转地表达爱情:“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只鸟/为爱情醉了/而这段跌撞的家伙/竟栖在我的心上”;而老诗人苗欣的《问与答》则写得格外隽永:“相见在夏,相恋在夏/——你是我心上的茉莉/秋日芬芳,冬日也开花”,体会起来,真有蕴藉无限的感觉。

本书开篇是方行的《我的歌》,作品以非洲土著口吻,表达对超级大国的不屑,这样胸怀开放、意念充盈的诗篇堪为主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的手法、意象大多是写实的、具象的、直接的,而60后作者,或者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作品,则有明显的抽象性、语义多样性。同样是写雨,1940年出生的宋歌说:“雨雾里一声春歌唱//湿漉漉的音符带雨滴/顺着歌声找人影/乍不见山村野闻女”;(《杏花雨》)而在1971年出生的王冬冬那里,雨的情调是这样的:“如果是夏夜里的叶子/响亮地叫起来/平静的池塘里也会有/江河样的澎湃/把绛蓝色的窗帘/挂在时间的另一端”;(《夜晚有雨的脚步是必要的》)这也许是时代发展、社会变化之必然吧。而在本诗卷的最后一首——曹疏影的《海报》里,女诗人眼中所概括的“海报”命运居然是这样的:“墙皮可以容忍绿苔,却推开/不属于自己图纸,灰尘和灰尘/在胶水的印迹里拉着手/这个城市的风,把它吹得更卷”。但是,像“雪”这样的意象,在龙江诗人笔下绝对刚毅而迷人,并且绝对没有不带感情的无动于衷。“年复一年的雪花/开在平原的枝头/让锐利的北风/为一片新生林带剪影”(潘永翔《落雪》);而王勇男《多雪的冬天》则直抒胸臆:“感谢母亲生我在北方/感谢北方养我在大雪小雪里/年年岁岁”。这些诗句都让人看到了龙江人不同的艺术追求,看到了新时代龙江诗歌的多种可能。

## 黑龙江报告文学的独特贡献

□雷 达

面对浩浩11卷《龙江当代文学大系》,我挑选了“报告文学卷”进行研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少震撼过我的心灵的作品。虽然黑龙江在小说和诗歌等领域同样有突出成就,但在我的学生时代,青年时代以至新时期以来,黑龙江一些报告文学名篇确乎一直存留在记忆深处。我想重温它们。这也许是一种怀旧心理吧。我注意到,这个选本是以是否写黑龙江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其选择范围的,于是包括了本土作家和异地作家的作品;如今把这么多好作品集结起来,比印象中的丰富还要更丰富。可以说,这个选本阵容壮观,琳琅满目,大作联袂而来,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我始终认为,对报告文学来说,“写什么”至关重要,因为它主要还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有点接近摄影艺术;而对小说来说,“怎么写”就更加要紧,因为它要创造一个真实世界之上的虚构的和想象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对报告文学的创作而言,它所面对的真实世界的广阔与丰富程度便是第一位的:要看这里是不是有大事件大人物云集,是不是有足够的历史价值、新闻价值和文献价值,是不是有惊心动魄的瞬间或传奇色彩的人物,这里有没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积淀,都是很关键的,需要作者的慧眼去认识和发掘。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小人物小事件也照样可以写出深刻的意味。但是,毕竟题材原型本身意义的大小对于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只要看一看就会发现,黑龙江实在是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富矿;抗联的血战史,早期铁路工人的血泪史,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史,黑土地北大荒的开垦史,大庆精神大庆人的豪气干云,“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的风雨沧桑,哪一个方面不是包含着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我之所以认为黑龙江的报告文学对全国的创作有其独特贡献,是因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和文学时期,黑龙江都捧出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并成为那个时期标志性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报告文学虽有过一二短暂的兴盛,但总体上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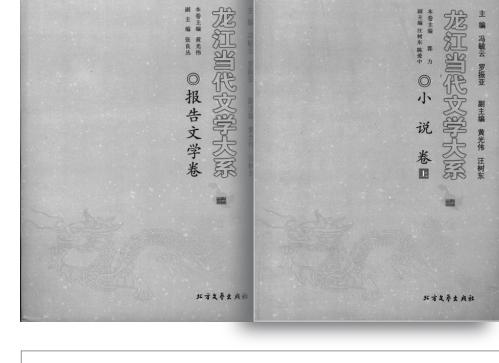
品不是太多,这一文体还没有十分成熟,它与特写、通讯、速写、纪实散文的关系也比较模糊,只强调发挥“轻骑兵”的作用。可就在那时,像《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史》写沙俄侵略和压榨下的黑龙江铁路工人悲壮的抗争,以及解放后翻身做主人的巨大喜悦,使之成为写厂史村史热潮中的颇为突出的代表性作品。另一篇借助散文笔法写成的《雁窝岛》,生动有趣地描绘了北大荒的拓荒史,写转业官兵、早期知青如何共同开发北大荒的艰苦卓绝、乐观豪迈。我至今还记得若干动人细节。

当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还是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袁木、范荣康的《大庆精神大庆人》,以及延伸到新时期之初的魏钢焰的《忆铁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孙宝范、卢泽洲的《铁人传》。这些代表性文本的精神基调及其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报告文学领域,而是全面的,深远的。刘白羽笔下的理想主义和大力抒情;魏钢焰及其他笔下的大庆精神——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无畏、艰苦奋斗的自力更生精神;特别是对铁人王进喜的有力刻画,塑造出了一个无比忠诚、无比顽强,目光远大、胸怀四海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典型形象,这是历史所不能忘记的,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闪放着光辉。

进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进入了它空前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报告文学真正独立了,成熟了,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体特征和专业队伍,创作出了一大批振奋、激荡人心的优秀之作。当时,我曾在拙作《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中对此有过描述。所谓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独立,主要指创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步性、敏锐性;创作具

有独立思考精神,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指它对依附性的摆脱,它有了自己的专业队伍;创作的题材无比广阔,无所不包,作者有选择的自由;创作风格样式手法的多样化,汲取多种文学营养丰富了自己,比如政论式、全景式、散文式、系列化、日记体都出现了。这个时期对报告文学来说,不亚于一次文体的革命。我认为,这个时期有两部作品带有突破性,一部是《人妖之间》,另一部是程树椿的《励精图治》,一个是批判性的,一个是讴歌性的,但都不可或缺。《人妖之间》无疑是一部极重要的作品,它以轰动一时的王守信贪污受贿案为中心,通过对王守信建立的“黑暗王国”的揭露,通过对极左路线、封建残余、关系网的分析,触及了深刻的社会重大主题;而《励精图治》一经发表即轰动全国,其主人公官本言几乎与《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齐名,同为风云一时之人物。正如编者所言,这部书写“共和国工业的顶梁柱”——齐齐哈尔重型机器厂的艰难改革历程的作品,“是黑龙江报告文学走向全国的开端,是黑龙江报告文学在那个难忘的岁月中取得的重大成就的一个标志”。这部作品的成功并非偶然,它突破了车间文学的模式,视野开阔,写出了新一代改革家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是个继往开来、新人辈出的文学时代,报告文学领域也不例外。黑龙江报告文学界出了一批新人,而其中,蒋巍和贾宏图头角峥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以犀利的眼光、对“问题”的敏感、饱满的时代激情、旺盛的创作力,携一批生机勃勃的新作品,登上了文坛。他们既是属于黑龙江本土的,又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他们合写的《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初具影响,后来,蒋巍有《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人生环行道》《中国地龙》,贾宏图有《大森林的回声》《她在丛中笑》等。这两位作家,蒋巍的诗情更浓,贾宏图的理性更胜,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经受过上山下乡的磨练,对中国社会问题有长期思考,具有责任感。我之举出他们两位,并非只是肯定他们个人的创作,而是通过他们,看黑龙江乃至全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因为加入了大量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全面刷新,文学性有了很大提高。此后,在80年代末,出现了全景式报告文学浪潮,与这批新人的加入是分不开的。进入90年代,全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复杂,商品化、日常化、世俗化改变着整个文学的主题倾向,同样改变着报告文学的选材。黑龙江仍然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比如屈兴岐、张雅文、门瑞瑜、郑加真、王忠瑜、孟久成、庞壮国、齐光瑞等人的作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 具有拓荒意义的学术工程

□衣俊卿

白山黑水、平原林海架构的北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理应有大的文学家崛起。事实上,龙江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实也出现过辉煌的历史,龙江文学更是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影响深远。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分支教师,在冯毓云、罗振亚两位教授的带领下,历时5载,筚路蓝缕,适时地编选了这套大型丛书《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编辑《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这项学术工程,具有填补空白的拓荒意义,在黑龙江省还是第一次。丛书规模宏大,架构科学,分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文学卷、理论与批评卷、报告文学卷、儿童文学卷、曲艺戏曲卷、翻译文学卷、影视文学卷、民间文学卷,凡十一卷,八百余万字。每卷前设有万字左右的序言,对该卷所涵盖的内容进行概述及评价。这套大系的编选,是对即将丢失、荒废的龙江文学资料的及时“抢救”,更是一项重要的文化积累,为进一步繁荣龙江当代文学提供了创作和理论上的参考。

半个多世纪以来,黑龙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格局中,地位非常重要。《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的编选者们显然意识到要正确认识和评价龙江当代文学,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把握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因此,他们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组合成这样一个黑龙江文学的大观,让我们看到了黑龙江文学伴随着中国国民生活前进的脚步在发展进步的时代风貌。

虽不能说小说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重要,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识评价传统总是把小说成就当做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来看待。因此,某种意义上,小说的成就可能代表着一个地域文学成就。如果上述认识还算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说,黑龙江的小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的小说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一部《暴风骤雨》,一部《林海雪原》,就足以表明黑龙江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部小说直到现在,还像两座文学高山一样让我们敬畏,尽管当代黑龙江小说不断有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问世。

研究黑龙江的小说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深厚的主题贯穿于整个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黑龙江文学发展之魂——那就是一个民族为改变苦难的命运,为自身解放与幸福而牺牲奋斗的坚强意志和精神品格。这种民族生存斗争的主题实际上在《讲话》中被提高到时代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并一直成为新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之魂。新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展开其伟大的时代风貌,形成了别的文化地域的小说所不具有的优势,从而开辟出黑龙江小说新的走向,坚定了黑龙江小说主题的表达。正是黑龙江人民的伟大牺牲和奉献给黑龙江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黑龙江的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小说创作也是多种多样的。许许多多的作家为表现这片土地人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创作出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但是

一讲到黑龙江的当代文学史,我们就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两个文学生长点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讲话》以来的中国文学精神主题的重要性。之所以特别看重大庆油田文学和北大荒文学,是因为这样的革命文学传统正在被当前流行的消费文学和休闲文学所严重消解,中国文学精神有可能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生存斗争的文学是对当下的

一种警示。《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的编选者们显然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学的主题和文学思想的进步有着必然的关系。可以说,源于民族解放斗争生活,得到《讲话》精神所确认的生存斗争的文学主题,在当时就是一种进步的文学思想,也是一种先进文化的表达。这种进步性和先进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创新的经验与传统,推动着中国文学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总是会在国外寻找先进的文化,以为国外才有先进文化,找来找去,进了许多误区,走了许多弯路。自己的文学不但没有多大进步,反而困难重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共识——先进的文化其实本质上是人民和民族创造美好新生活伟大斗争的产物,必须立足于自己国家民族的时代生活,在人民创造与进步的历史中找到先进文化,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黑龙江文学的进步正是有了先进文化之魂。

再有,“现代性”问题在当今已具有“知识时尚化”倾向。于文秀在《现代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似乎正成为可随时对接的流行话语,不管有价值与否,不管有无重要或直接关联,言必称“现代性”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最后她提出,对于“现代性”,我们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既有,我们完全有创造自己的“现代性”的自由。在对中国复杂文化结构进行全面反思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现实的“现代性”,显然是中国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大势所趋的责任和使命。

以上所引述的几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很精要和准确,而且也不能说这些问题都不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值得肯定与赞佩的是这些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文学有着深度的理解和自信,对民族地域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互补互促、交流互动关系有着清醒而自觉的认知,还有对各种文艺思潮的倾力关注和积极姿态。

总的来说,《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给人以诸多的启悟和裨益,或者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提升到新的起点。特别是在民族文学经验与世界视野关系方面,在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规律等问题上显现得尤为突出。“全球化”无论怎样推进和演化,都不意味着文学民族个性的淡化或消解,积极倡导“走向世界”是发展中国文学的推动力和作家的追求,是当今时代的潮流。然而,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建构和文学想象,都需要通过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知识介质与文学依托。广开视域,积极学习是为了丰富发展自己,同时也影响他人,促进共同进步。有了自己的根脉,有了自己的经验,有了自己的话语,才谈得上激活、创新和超越。再者,文学主体自觉性和文学本质特征的彰显,才会更有效抑制某些商业性、传媒性浓烈,文学元素和人文精神缺失,随波逐流的“三俗”之类的东西,假使文学之名以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分自信,那就是真正的文学不会走到边缘,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

## 龍江評論譜系與學術創新的標舉

□包明德

《龙江当代文学大系·理论与批评卷》共编入66篇文学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此外,还列出300篇论文和50部专著的存目。风风雨雨60年,仁仁智智数千篇,最终凝结为这样一本卷书,一卷展现黑龙江文学发展脉络、理论批评谱系与学术创新超越的书,可以想见其工作劳动之繁难,专业智识之通达,治学姿态之严谨。所以,这是可喜可贺而又可敬的。这是一本珍贵的文论资料和思想资料。

龙江畔晓声,云海里广识,激荡中鉴奥,碰撞间创新。这是我通读《理论与批评卷》后感到的激奋。本书所选的文章,第一篇是老一代文学家关沫南1946年6月9日刊于《东北日报》的文章《关于东北新文艺运动》;最后一篇是周兴华教授刊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的文章《“我”与“我们”:茅盾作家论的意义标志》,基本是一年选有一篇,可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春秋。

这部书精选的文章,站在时代的高度,整体性地标识着黑龙江省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概貌,体现着黑龙江省各个年代理论批评的水平,代表着黑龙江省理论批评队伍的文学品位和学理追求。

读者会明显地感到,这部书的编选真是站在了时代高度,倾力吸纳了近年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积极成果,充分发挥了文学主体的自觉性,因而使得这部书焕发着透明的文学气息,充溢着浓厚深邃的学术理趣。无论是评论作家作品的,还是总结地方经验的,无论是讨论文学思潮的,还是进行学术研究的,都紧扣文学文本,文学主体,文学规律和文学思潮,最大限度地剔除了碍手碍脚的附加物,读起来颇感清纯流畅。

我很认同徐伟志在《本卷导言》中,对黑龙江文论的突出成果和闪光亮点所作的梳理和归纳。那就是,在西方文学理论方面,曹俊峰和张政文的康德美学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注目。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袁国兴的现代话剧研究和罗振亚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张景超的当代小说批评尤具特色。此外,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艺学方法论热潮,在90年代的黑龙江